

##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

（水族為人）

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

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丑奴 謝宗

子路

孔子厄於陳，絃歌於館中。夜有一人，長九尺餘，皂衣高冠，咤聲動左右。子路引出，與戰於庭，僕之（之原作一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於地。（「地」原作「池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乃是大鯢魚也，長九尺餘。孔子歎曰：「此物也，何為來哉？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，因衰而至，此其來也，豈以吾遇厄絕糧，從者病乎？夫六畜之物，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，神皆能為妖怪，故謂之五酉。五行之方，皆有其物，酉者老也，故物老則為怪矣。殺之則已，夫何患焉？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長水縣

秦時，長水縣有童謠曰：「城門當有血，則陷沒為湖。」有老嫗聞之，憂懼，旦旦往窺焉。門衛欲縛之，嫗言其故。嫗去後，門衛殺犬，以血塗門。嫗又往，見血走去，不敢顧。忽有大水，長欲沒縣。主簿何干入白令，令見乾曰：「何忽作魚？」乾曰：「明府亦作魚矣！」遂淪陷為谷。（出《神鬼傳》）

姑蘇男子

後漢時，姑蘇有男子，衣白衣，冠幘，容貌甚偉，身長七尺，眉目疏朗。從者六七人，遍歷人家，奸通婦女，晝夜不畏於人。人欲掩捕，即有風雨，雖守郡有兵，亦不敢制。苟犯之者，無不被害。月餘，術人趙杲在趙，聞吳患，泛舟遽來。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，遙望此妖，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，杲曰：「此吳人所患者也。」時會稽守送台使，遇，亦避之於館，杲因謁焉。守素知杲有術，甚喜。杲謂郡守曰：「君不欲見乎？」因請水燒香，長嘯數聲，天風歛至，聞空中數十人響應，杲擲手中符，符去如風。頃刻，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，甚惶懼，杲謂曰：「何敢幻惑不畏？」乃按劍曰：「誅之。」便有旋風擁出。杲謂守曰：「可視之矣，使未出門，已報去此百步，有大白蛟，長三丈，斷首於路旁，餘六七者，皆身首異處，亦鼃鼃之類也。左右觀者萬餘人，咸稱自此無患矣。」（出《三吳記》）

永康人

吳孫權時，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，即逐之。龜便言曰：「游不良時，為君所得。」人甚怪之，載出，欲上吳王。夜泊越裡，纜舡於大桑樹。宵中，樹呼龜曰：「勞乎元緒，奚事爾耶？」龜曰：「我被拘繫，方見烹臠。雖盡南山之樵，不能潰我。」樹曰：「諸葛元遜博識，必致相苦。令求如我之徒，計從安出？」龜曰：「子明無多辭，禍將及爾。」樹寂而止。既至，權命煮之，焚柴百車，語猶如故。諸葛恪曰：「然以老桑方熟。」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，權登使伐取，煮龜立爛。今烹龜猶多用桑薪，野人故呼龜為元緒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王素

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，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，有室女，年十四，美貌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眾，父母惜而不嫁。嘗一日，有少年，姿貌玉潔，年二十餘，自稱江郎，願婚此女。父母愛其容質，遂許之。問其家族，云：「居會稽。」後數日，領三四婦人，或老或少者，及二少年，俱至家。（「家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因持資財以為聘，遂成婚媾。已而經年，其女有孕，至十二月，生下一物如絹囊，大如升，在地不動。母甚怪異，以刀割之，悉白魚子。素因問江郎：「所生皆魚子，不知何故？」素亦未悟，江郎曰：「我所不幸，故產此異物。」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，因以告素。素密令家人，候江郎解衣就寢，收其所著衣視之，皆有鱗甲之狀。素見之大駭，命以巨石鎮之，及曉，聞江郎求衣服不得，異常詬罵。尋聞有物偃踣，聲震於外，家人急開戶視之，見床下有白魚，長六七尺，未死，在地撥刺。素砍斷之，投江中，女後別嫁。（出《三吳記》）

費長房

汝南有妖，常作太守服，詣府門椎鼓，郡患之。及費長房來，知是魅，乃呵之。即解衣冠叩頭，乞自改，變為老鱉，大如車輪。長房令復就太守服，作一札，敕葛陂君，叩頭流涕，持札去。視之，以札立陂邊，以頸繞之而死。（出《列異傳》）

張福

鄱陽人張福，舡行還，野水邊忽見一女子，甚有容色，自乘小舟。福曰：「汝何姓？作此輕行，無笠雨駛，可人見就避雨。」因共相調，遂入就福寢。以所乘小舟，係福舡邊。三更許，雨晴明月，福視婦人，乃一大鼃，欲執之，遽走入水。向小舟，乃是一槎段，長丈餘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丁初

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，陂吏丁初，天每大雨，輒循堤防。春盛雨，初出行塘，日暮間，顧後有小婦人，上下青衣，戴青傘。追後呼：「初稼待我！」初時悵然，意欲留伺之，復疑本不見此，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，恐必鬼物。初便疾行，顧見婦人，追之亦速。初因急走，去之轉遠。顧視婦人，乃自投陂中，汨然作聲，衣蓋飛散。視是大蒼獺，衣傘皆荷葉也。此獺化為人形，數媚年少者也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謝非

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，日暮，不及家。山中有廟，舍於溪水上，入中宿，大聲語曰：「吾是天帝使者，停此宿。」猶畏人劫奪其金，意苦搔搔不安。夜二更中，有來至廟門者，呼曰：「何銅。」銅應諾。「廟中有人氣是誰？」銅云：「有人言是天帝使者，少頃便還。」須臾，又有來者，呼銅，問之如前，銅答如故，復歎息而去。非驚擾不得眠，遂起。呼銅問之：「先來者是誰？」銅答言：「是水邊穴中白鼃。」「汝是何等物？」「是廟北岩嵌中龜也。」非皆陰識之。天明便告諸人，言：「此廟中無神，但是龜鼃之輩，徒費酒肉祀之。急具鍤來，共往伐之。」諸人亦頗疑之，於是並會伐掘，皆殺之，遂壞廟。自後更請，出可謂

記》)

#### 顧保宗

顧保宗字世嗣，江夏人也，每釣魚江中。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臥，忽有一人鬚髮皓然，自稱為翁，有如漁父，直至堂下，乃揖保宗，便箕踞而坐，唯哭而已。保宗曰：「翁何至？」不語，良久謂保宗曰：「陸行甚困，言不得速。」保宗曰：「翁適何至？今何往？」答曰：「來自江州，復歸江夏。」言訖又哭。保宗曰：「翁非異人乎？」答曰：「我實非人，以君閒退，故來相話。」保宗曰：「野人漁釣，用釋勞生，何閒退之有？」答曰：「世方兵亂，閒退何詞？」保宗曰：「今世清平，亂當何有？」答曰：「君不見桓玄之志也？」保宗因問：「若是有兵，可言歲月否？」翁曰：「今不是隆安五年耶？」保宗曰：「是。」又屈指復哭，謂宗曰：「後年易號。復一歲，桓玄盜國，盜國未幾，為卯金所敗。」保宗曰：「卯金為誰？」答曰：「君當後識耳。」言罷，復謂保宗曰：「不及二十稔，當見大命變革。」保宗曰：「翁遠至，何所食？」答曰：「請君常食。」保宗因命食飼（「食飼」原作「筆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。翁食訖，謂保宗曰：「今夕奉使，須向前江，來日平旦，幸願觀之。」又曰：「百里之中，獨我偏異，故驗災祥，我等是也。」宗曰：「未審此言，何以驗之？」答曰：「兵甲之兆也。」言訖乃出。保宗送之於戶外，乃訣去。及曉，宗遂臨江觀之，聞水風漸急，魚皆出浪，極目不知其數。觀者相傳，首尾百餘里，其中有大白魚，長百餘丈，驤首四望，移時乃沒。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。保宗大異之。後二歲，改隆安七年為元興，元興二年，十一月壬午，桓玄果篡位。三年二月，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，復晉安帝位。後十七年，劉裕受晉禪。一如魚之所言。（出《九江記》）

#### 武昌民

宋高帝永初中，張春為武昌太守，時有人嫁女，未及升車，女忽然失怪，出外毆擊人，仍云：「己不樂嫁。」巫云：「是邪魅。」將女至江際，遂擊鼓，以術咒療。翌日，有一青蛇來到坐所，即以大釘釘頭。至日中，復見大龜從江來，伏於巫前，巫以朱書龜背作符，遣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鼉從江出，乍沉乍浮，龜隨後催逼。鼉自分死，冒來，先入幔（「幔」原作「帽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與女辭訣，慟哭云：「失其同好。」於是漸差。或問魅者歸於一物，今安得有三？巫云：「蛇是傳通，龜是媒人，鼉是其對。」所獲三物，悉殺之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#### 寡婦嚴

建康大夏營寡婦嚴，宋元嘉初，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。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，府在建陽門內。街卒呵問，答云：「我華督還府。」徑沿西牆欲入，街卒以其犯夜，邀擊之，乃變為鼉，察其所出入處，甚瑩滑，通府中池。池先有鼉窟，歲久因能為魅，殺之遂絕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#### 尹兒

安城民尹兒，宋元嘉中，父暫出，令守舍。忽見一人，年可二十，騎馬張門傘，從者四人，衣並黃色，從東方來，於門呼尹兒，求暫寄息。因入舍中庭下，坐胡床，一人捉傘覆之。尹兒看其衣悉無縫，五色爛斑，似鱗甲而非毛也。有頃，雨將至，此人上馬去，顧語尹兒曰：「明當更來。」乃西行，躡虛而升。須臾，雲氣四合，白晝為之晦螟。明日，大水暴至，川谷沸湧，丘壑淼漫。將淹尹舍，忽見大魚，長三丈餘，盤屈當水沖，尹族乃免漂蕩之患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#### 廣陵王女

沙門竺僧瑤得神咒，尤能治邪。廣陵王家女病邪，瑤治之。入門，瞑目罵云：「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！」女乃大哭云：「人殺我夫！」魅在其側曰：「吾命盡於今！」因虛歛，又曰：「此神不可與事。」乃成老鼉，走出庭中，瑤令僕殺之也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#### 楊丑奴

河南楊丑奴常詣章安湖拔蒲，將暝，見一女子，衣裳不甚鮮潔，而容貌美，乘船載菜，前就丑奴。家湖側，逼暮不得返，便（「便」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停舟寄住。借食器以食，盤中有乾魚生菜。食畢，因戲笑，丑奴歌嘲之，女答曰：「家在西湖側，日暮陽光頹。托蔭遇良主，不覺寬中懷。」俄滅火共寢，覺有臊氣，又手指甚短，乃疑是魅。此物知人意，遽出戶，變為獺，徑走入水。（出《甄異志》）

#### 謝宗

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，經吳皋橋，同船人至市，宗獨在船。有一女子，姿性婉婉，來詣船，因相為戲。女即留宿歡宴，乃求寄載，宗許之。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。後逾年，往來彌數。同房密伺，不見有人，知是妖魅，遂共掩被。良久，得一物，大如枕。須臾，又獲二物，並小如拳，視之，乃是三龜。宗悲思，數日方悟，向說如是云：「此女子一歲生二男，大者名道愍，小者名道興。」宗又云：「此女子及二兒，初被索之時大怖，形並縮小，謂宗曰：『可取我枕投之。』」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，籠三龜示之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